

# 導報

## 期四第 · 卷二第

怎樣挽救浩劫

●社論●

黃天石

憂戰後新世界

●專著●

張鳳岐

土地國有論

●傳記文學●

王璧岑

唐總裁繼堯別傳

●現代史料●

唐筱蓀

聯合國憲章全文

●短篇實事小說●

資料室

迷途

虞慕陶

版出日六十月一十年四十三國民

CHINA

# 雲南省合作金庫

業務要目

存款放款

匯兌信託

通匯地點

省內：

洱源	祿勸	姚安	彌勒
祿豐	楚雄	通海	大理
祥雲	曲溪	路南	武定
宜良	羅次	大姚	元謀
曲靖	嵩明	尋甸	廣通
鶴慶	鄧川	永勝	賓川
蒙化	玉溪	順寧	開遠
易門	昭通	雲龍	保山
麗江	緬寧	呈貢	文山
甯洱			

庫址：昆明明市護國路  
 電話：二四六八  
 掛號：一〇一五

# 和成銀行

昆明分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通匯地點

重慶，成都，上海，西昌，會理  
 康定，雅安，樂山，南充，遂寧  
 合川，閬中，涪陵，瀘縣，資中  
 貴陽，宜賓，屯溪，三台，廣元  
 。北碚，得勝場，磁器口，魚洞  
 溪，化龍橋，沙坪壩

地址：昆明市寶善街一九〇號

電話：二三七三號 二三七四號

社論

# 怎樣挽救浩劫

黃天石

國共開火，不但是國家的不幸；如果形勢擴大，恐將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戰。怎樣挽救這人類的浩劫？這是每個人心中最沉重，最難解決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檢討的是國共對於戰爭的責任問題。

「武力戰」往往在「宣傳戰」的掩蔽之下前進，國共兩黨此時，雙方都不肯把新聞政策放鬆。你說我先動兵？我說你先開火，大家逃避戰爭的責任。究竟誰為戎首？在許多不負責任的消息裏面，比較負責的，在國民黨方面，有十月二十四日傅作義致毛澤東電，內云：「十七日貴方軍隊向隆盛莊及涼城等地又復進攻。余為明示內戰責任，仍令所部再避再讓，涼城隆盛莊等地，守軍一經接觸，立即撤出，豐鎮駐軍未發一槍，全部撤退。蓋國軍如予還擊，世人或不易明瞭第一槍者為誰。」在共產黨方面，據新華日報發表的二十六日延安電「關於中央社二十五日廣播傅作義致毛澤東西敬電，所述內戰之責任一事，新華社奉命聲明。」原文太長，不能盡錄，其結語中最重要的幾句話是：「目前整個華北華中解放區，都受到國民黨軍隊進攻，進攻軍的數量在八十萬以上，傅作義不過是各路進攻軍之一路而已。」新華社是共產黨所辦，而這段答辯，又顯言是奉命聲明。是則雖無負責人的署名，其重要性殆尤甚於個人負責。

由這兩段消息合併參閱，「誰為戎首？」這個謎，依然是懸案。

由這兩段消息合併參閱，姑不問「誰為戎首」，國共兩黨都違反了國慶紀念日雙方代表在重慶簽訂的會談紀錄要點第一項，「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

由這兩段消息合併參閱，國共兩黨都給我們民衆以不可想的反感：第一，兩黨當軸表面上儘管談和平，談建國，實際上仍是在搶地盤，擴張一黨勢力，一些沒有打算到國家的前途。第二，就算兩黨有誠意建立和平，也缺乏決心和辦法，弄或疆局，雙方都負有重大的責任。最低

限度，可說是談判之不徹底，和政治手腕之不靈活。國家重器也！豈能容許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去荒唐試驗！

模糊記憶起往年讀唐代叢書，曾有一段有趣味的故事喚做南柯夢，內容敘述一位書生，因熱中功名，忽得一夢，夢裏招了駙馬，官拜兵馬大元帥，打平敵國。醒來見石上螻蟻正在戰鬥，細按形勢，正是自己夢中所布的戰陣。現在國共開火，在這大時代裏，科學武器已發明到原子彈，更演進而為原子飛彈。信不信由你；你看到英文句讀裏的一個「點」，裏面包藏著五十萬顆原子。這麼微小的東西，經過化學作用，製成成彈，只消一枚掉下去，那爆炸力便燬滅了日本的半個廣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幸而爆發，必將應驗那世界末日的妖讖，這真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大災禍，大劫數！國共兩黨當軸，若能稍一顧念這時代是怎麼樣的一個時代，便會啞然失笑，自己做了南柯夢裏螻蟻所擁戴的兵馬大元帥一般的英雄。

國共這種蝸角之爭，本不值具有世界眼光者的一笑。然而「和平不可分割」，牽一髮而全身動，今後一個國家的一舉一動，息息影響到整個世界的和平。尤其是中國，擁著龐大的土地和廣稠的人民，一舉足關係天下重輕。中國人對於世界還沒有多大的貢獻，沒有多大貢獻不要緊，難道還忍心去闖大禍！中國人打中國人，死的都是中國人，那是中國人太不爭氣，活該死！因中國人不爭氣闖下了大禍，使俄國人打美國人，美國人打俄國人，引起東半球和西半球的全人類廝殺起來，那麼，中國人雖萬死何以謝這世界上十六萬萬的人類？中國人雖萬死何以對自有生物以來，流血流汗，努力進化工作，造成號稱八十一萬種動物中獨霸世界的先民？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應該爲了減輕中國人對於世界所負的罪戾，犧牲小我，挽救劫運，完成宇宙間大我的生命嗎？

我們確信，國共若再不悔悟，必替中國人——多數的中國人並不屬於這兩黨——闖下世界的大禍！中國這市場，歐美爲了本身資本制度發展到危險期，對於過剩生產的傾銷，金融資本的輸出，必然要找尋這樣一個理想的市場。中國這土地，蘇聯爲了本身，在國際間共產主義的

孤立，對於這東方唯一的大國，曾經扶植支撐眼看共產主義由孕育而成長的大國，正是他們理想中必須爭取的與國。中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然成爲西班牙第二。何況就國際局勢解剖：五國外長會議的僵持；遠東顧問委員會的鬆懈；今年蘇聯二十八週年國慶日史太林之默不發言，却由莫洛托夫出而抗議公開原子彈的祕密，及要求共管日本。這一切，都露骨表現英美與蘇聯根本衝突之尖銳化。假若中國的內戰擴大，難免不成爲他們雙方開戰的藉口，而不幸的中國，便立即淪爲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火拚的戰場。中國人所受的未來災難，恐將百倍於過去的抗戰。這荒涼殘破的國家，還能忍得住這一次嗎？

因此，我們以民衆的立場，對國共兩黨的行動，再不能沉默坐視。如果再縱容下去，他們不但會鬧到國家滅亡，更會鬧到世界滅亡。爲了人類生存延續的原故，對於兩黨過去以至現在的錯誤，要來一次總清算！不檢討不足以明責任；不明責任不足以正是非。我們嚴守第三者的堡壘，只知道擁護國家的正義，不願意袒護任何一方。同時正是愛護他們，在人民快將絕望的情緒中，還寄託以無限的熱望，要他們勒馬懸崖，保持既往的奮鬥歷史，延續未來的政治生命，須知革命不是任何黨派所能專利，武力這種東西，一時可恃，決非永久可恃；一個革命黨，若把錯誤累積到人民不能原諒的程度，則本身便是革命的對象。這難道是國共兩黨所願自擇的絕路嗎？

國民黨所信奉的孫中山三民主義，和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理上的價值是另一問題，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以內。我們所要檢討的是兩黨的政治行動和政治作風。

過去共產黨的錯誤，是無估計的暴動。革命免不了流血，我們不反對革命的流血，但流血要有代價。估計是索取代價的重要前提。同志之血固然不能白流，老百姓之血更不能白流。天地之大德曰生，古來嗜殺妄殺之輩決不能成大事。所以在粵湘暴動時期的共產黨，一切政治行動，可說還在幼稚時代。年來共產黨困處西北邊瘠之區，據說頗有苦幹窮幹的實際精神，漸得國內和國際的同情。然而據我們聞見所及的，似乎對於民族的歷史文化理解還嫌不夠。雖說

毛澤東先生正在埋頭讀通鑑，可是學問不是一人之事，整個文化政策的修正尤其重要。中蘇文化固然需要交流，民族文化爲立國的基本精神，更不容忽視。除了經濟形態急需突變而外，我們不希望共產黨員以及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變成吃另一種米的人的模樣，和外邊的空氣扞格不入。政治和文化是相輔而行的，猶車之有兩輪，鳥之有兩翼。中國的政治哲學主張王道：王道的精神在於立誠。蘇俄地居陰寒地帶，大革命前沙皇的統治殘酷峻刻，把從事地下工作的革命黨人無形中迫成陰鬱詐僞的特性，因爲非如此不足以自衛；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傳統性格都不然，在中和的氣溫裏養成中庸的特性，不偏不倚，坦坦蕩蕩，以至誠感格萬物，以寬大涵蓋萬有，要統一中國，必須懂得這樣的政治哲學。往年國民黨的容共，和共產黨的參加國民革命，兩方面都是一時利用，缺乏「誠」意，當時共產黨的意思，未嘗不是爲了急求出路，不擇手段，想用「借屍還魂」的方法，縮短革命歷程，但結果則容共終於演成剿共的悲劇；殷鑒未遠，自七七事變，直至抗戰勝利後的今天，國共之間，又天天在那裏談合作。共產黨方面，不斷的發出擁護蔣委員長「實現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口號。實際則軍事上是否絕對服從蔣委員長的命令？政治上是否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真能做到這樣，共產黨可以解散，邊區政府可以撤銷，何致軍事政治自成一系統，像個獨立國家一樣。說自說，行自行，這種態度，交友尙且不可，何況對友黨？無信不立，不誠無物，天下那裏有可愚弄的人？若說一個聰明的政治家應該玩些手法，則除非你的政敵，盡是些腦筋麻木的笨人。歸結一句：我們不反對共產黨談馬克斯主義，不反對共產黨的革命，更不反對共產黨放下槍桿，以政黨的姿態出現，只要有正確的立場，都不失政治家光明磊落的風度。惟獨說話是一樣，行動是另一樣，鬧得目迷五色，則確然令人傷腦筋。這是我們認爲今後共產黨在政爭上應該澈底修正的態度。

國民黨是在朝黨，在朝黨的錯誤，當然要比在野黨的錯誤更容易發現。不誠和無信，我們不能單獨責備共產黨，國民黨同樣的使人失望。大而憲政，小而黃金政策，那一事不表露「拖，推，攔，賴」的官僚作風？這官僚作風的養成，由於一黨把持政權太久，漸次和民衆脫離

。革命的老輩成功之後，漸耽逸樂，後來混進黨內的那些投機腐化份子，既不知開創締造之艱難，只把黨的旗子當做升官發財的工具。又恐一個人糊塗下去會受指摘，利用小圈子主義，大家糊塗在一起，有官大家做有賊大家分。我們試看：現在老百姓所穿的是甚麼？所吃的是甚麼？農村社會固然破產；城市中的小市民，表面上要擺架子，撐場面，以免親友恥笑；實際上誰不在那裏借債，作弊，欺騙，詐取，過那典當靈魂的生活？民衆應該怒吼了，應該向政府清算一切了，但是言論沒有充分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更談不到。民氣鬱勃而不伸，民意沉結而莫達，眼看實力派鈞心角鬥的仍是爭地盤那套把戲，令人慨念於北伐之前與北伐以後實在沒有甚麼兩樣！「歷史重演」這句話，難道真是不可變易的真理嗎？政治上的因果應驗最速，我們所謂因果，決不是迷信之談。種瓜不會得豆，種豆也不會得瓜，這是植物成長給我們看得見的例證，同樣的可以引用到人事的範疇。曹家會演逼宮，司馬家也會演逼宮。權力陰謀這種東西，偶一用之，未嘗不可；若當做家常便飯，對於異己者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剪除變絕，則左右屏藩，誰不寒心？倘不私植權力，何以自衛？倘不運用陰謀，何以自存？如果政治舞臺籠罩着這麼一種空氣，則相互之間，只有排擠和疑忌，吞併和暗算，絕對不會推心置腹，和衷共濟。以權力陰謀取天下，終將以權力陰謀失天下！眼前好幾省疆吏的岌岌自保，在野黨派的縱橫捭闔，豈得謂事出無因？當權黨應該找尋其「因」之所在，適可而止。否則爭奪得一省地盤，日後所損失的將決不止一省地盤；打倒一個共產黨，日後所打不倒的將不止一個黨。所謂權力陰謀，實在是可恃而終不可恃的東西！當權黨如真想統一中國，非修正這種作風不可；非反其道而行之，以公道替代權力，以誠意替代陰謀不可。

我們列舉國共兩黨行動和作風的錯誤，並無詆毀之意，純出愛護之誠。個人處世，不可無諍諫之友，政黨謀國，也不可無諍諫之友。諍諫是愛護，不同袒護。袒護是你錯了，我曲從你去錯，包庇你的錯，結果則錯到底，害了你。愛護則諍諫之言，儘管良藥苦口，實際則無非爲了你。國共都是有歷史的黨，我們不忍他們自我毀滅歷史，也不忍輕易便言絕望。國家有才難



之嘆，兩黨中的份子固然良莠不齊，但刻苦奮鬥，真爲革命而革命的也不乏其人，這些都是國家的元氣。我們不願意國共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更闖下世界的大禍，爲歷史上千古的罪人，因此提出如下的呼求：

一、國共繼續談判 國共兩黨自開火而到現在，依然是一面打仗，一面談判，共產黨的代  
表仍留陪都，與國民黨代表保持經常的接觸。說起來近乎滑稽，但爲了保留轉圜的餘地，滑  
稽中自有它的嚴肅性！除非國民黨自信真能完全消滅共產黨，或共產黨自信真能徹底打倒國民  
黨，則一了百了，天下太平，否則談判的保留自是必要。我在「如何解決政局」中曾經指出  
過去談判的錯誤，太枝節，太缺乏相互間的信心；但這只是批評內容，並不是反對談判的方式  
。因爲除了打仗，只有商談；不談而打，不如不打而談。只要兩方面真抱定商談的誠意，要有  
商談而解決的信心，我們堅信經過若干曲折，終必有個結果。所以我們自始即主張蔣主席  
和毛澤東先生要當面會談，不幸而雙方的誠信不足，談判破裂，但是不管大局怎樣變化，我們  
始終不願放棄原來的主張，我們始終認定國共間的一切葛藤，解鈴繫鈴，還須由蔣毛兩氏以會  
談的方式纔能解決！不過會談的內容必須修正，要把國家的利害放在第一位，不可再在黨派本  
身的小天地內兜圈子。國家的利害解決之後，黨派的利害自然迎刃而解。因此，我主張國共雙  
方的代表繼續的開談判，總要把意見越談越接近，理解越談越增進，最後仍非蔣毛兩氏親自出  
馬作最後的決定不可。說句亮話：國共兩黨的組織，儘管說民主集權制，事實上兩黨領袖都握  
著領導獨裁的大權，「天下汹汹爲我二人。」這兩個個人若能透澈了解，「你所爲的是國家，我  
所爲的也是國家。」還有甚麼不了之事？法國有句格言：「假如你真的知道這個人時，你就不  
會憎恨他。」蔣毛之間，就在不曾真的彼此知道。如果真的彼此知道，何嘗不能消釋前嫌，共  
同爲國？可是求了解，必得有極大的耐心。生意人討價還價，尚須經過許多唇舌，斷不能一言  
不各，悻悻而去，這買賣如何做得成？何況國家大事有如許交錯的葛藤，和尖銳的矛盾！想在  
立談坐議之頃，一談便水乳交融，那不是傳奇化的幻想嗎？我們所要求於蔣毛兩氏的第一是耐



心第二是耐心；第三還是耐心！因為除了耐心談判這條路，國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國家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怎麼說呢？客觀條件的決定，比主觀見解的決定，更確切，更有力量。民衆憎惡內戰；國際形勢反對我們內戰；國共雙方的實力，不能以內戰結束內戰，只有以內戰拖長內戰。後一點，更有申論的必要。國民政府是事實上的政府，有統治的力量，和與國的支撐，決非共產黨所能併吞。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也談何容易，在江西剿共之時，紅軍所憑不過是化整爲零那一套，出沒於山林草澤之間，國民黨用了獅子搏兔的全力，只能驅迫到邊區，留下今日的禍根。近則羽翼漸豐，武力龐大，操之過激，終釀大變。以我們客觀的估計，疆持之勢已成，要打破這個僵局，全在蔣毛兩氏一轉念間，拿出大勇氣，決定大原則，立即同時下令，命令兩方的軍隊各回原防，再來一次兩巨頭懇切商談，解決全盤的葛藤和矛盾。我們謹重申過去的主張，軍事方面：召集全國軍隊編遣會議，由蔣毛兩氏親臨主持，汰弱留強，編制調整，樹立強固的國防機構；絕不可再存個人黨派的私見，要澈底明白，從此以後，只有國家的軍隊，再沒有一姓一黨的軍隊。既然同屬國家的武力，則既往的統屬，和今後的指揮，純屬兩個問題。誰的軍隊多，誰的軍隊少，這種徧私之見，應該完全消除，如念舊日袍澤之誼，不忍遣散，則不妨在別種工作上推荐提撥，乃至多發盤纏，重給恩餉，凡屬人情所許，皆爲事理可行。綜之，中國除非長此停頓在割據狀態則已，如其不然，有全國統一的一天，則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武力，遲早終要開誠奉獻給國家，決不能再把持下去。以蔣毛兩氏的胸襟抱負，難道甘願做新軍閥嗎？還是做建國的元勳呢？記得童年時聽過一段笑話：「一對老蚌修煉多年，却成不得仙，心中都異常煩悶。一天，南極老人過江，告訴他們，只要把那顆珍珠吐出來，便可升仙。甲蚌捨不得棄珠，終身懷藏，死時還是一隻凡蚌。乙蚌相信南極老人的話，毅然把珠吐棄，立地便成了仙。」軍隊如珠是奪取政權時的寶貝。可是既得魚，何必死死抱著那桿筌？要升仙，就得毅然吐出這顆珠。仙凡之別，判於一念。誰是新軍閥？誰是建國元勳？是在蔣毛兩氏的自己抉擇！政治方面：召集全國黨派聯席會議，這會議應該由蔣主席以國民黨總裁的資格爲

召集人。建國開始，基礎要打得四平八穩，為民族子孫創立萬世不拔之基。國民大會在國民黨一黨專政之下所圈定的代表，民衆對他們根本沒有信心。政府和參議會的意見主張緩開，我們則老實不客氣，主張乾脆不開。為什麼在建國之初留下這樣一個包辦民意的污點？撇開民意不談，替國民黨設想，就值不得貽後世唾罵的惡名。要說還政於民，便得真正還政於民。老百姓因頻年處於特殊勢力的高壓之下，一盤散沙，既不敢發言，更不敢組織，民意無由表現，無由集中，打燈籠也找不出一個真正民意機關，可以毫無慚愧地來接受國民黨歸還的政權。國民黨得萬分留神！你手裏捧着的這塊璧玉，要交還給璧玉的主人，不能隨便交給偷兒，不能失手給強盜搶去，更不能不認清主人的面目而給不肖之徒冒領。這是你的責任！但是這十五年來，你說主人無能，你代表了主人執行職權，主人懼怕你的氣餒，終日躲在屋角，壓迫得失去了運用肢體的氣力，他怎麼能來接受你這塊璧玉呢？你這時首先要收斂氣餒，減輕他的畏懼之心，其次要設法恢復他運用肢體的氣力，他纔能接受你還玉的盛意。我取這個譬喻，即是說：國民黨要還政於民，首須認識清楚誰是真正國家主人的代表。在真正民意機關沒有成立以前，不能將政權輕易移交，而真正民意機關的成立，必須明令開放黨禁，使各黨各派自由活動，不再顧忌到人身言論之不自由，集會結社之不自由，才能公開的起而爭取選民，實行選舉制度，組織真正的民意機關。國民黨把政權還給這樣一個民意機關；這樣一個民意機關把國民黨的政權接收下來；雙方交割，兩無異議，這還政於民的公案纔算了結。但是由政府頒布明令，開放黨禁，到召開全國黨派聯席會議的中間應該有個短時期的距離！——假定半年！——使各黨各派做公開宣傳組織的準備工作。由全國黨派聯席會議，到正式民意機關的成立！——名稱仍不妨用國民大會！——又得要半年。或恐如此辦法，未免把時間拖得太長，其實依我們的想法，時間還嫌太短。問題是眞做與假做之別，如要眞做，必得這樣，倘使假做，則當權黨圈定的國民大會代表，隨時在那裏聽候召集開會，只問民衆要不要你們當我們的代表而已。世間無不煮自熟的飯，煮飯要費一小時半小時的功夫，而況國家大事，把不上軌道的政治推上軌道，難道不要一年半載的

功夫嗎？欲速則不達，樹無根則不生，國家百年大計，必從根本做起，才有實效可期。荀卿云：『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實爲見道之言。以上縱筆所及，不覺把話頭拖長。話又得說回來，蔣毛兩氏若能認清國內大勢，民衆需要，便該擇定這原則，朝着這方向，共謀利乎建國，唯有在憲政底下，才是國共兩黨打開政治出路的一條大道。

二、注視國際形勢。近百年來，從鴉片戰爭到抗戰勝利，中國可說無日不在動盪的國際形勢中掙扎以謀生存。本來國際間的波動力動太大，而中國又是科學落後的國家，正像一片孤帆，由驚濤駭浪的飄蕩。把握得住形勢，則全船生命獲得暫時的安全；把握不住形勢，則船底朝天，一切不堪設想。拆穿西洋鏡，在李合肥時代，蔣主席時代，處境同樣有難言之隱，而應付同樣極運用之妙。這次當盟國勝利之後，在理是四海澄清，同享昇平之樂。然而不然！我國是國共開火，國際是『山雨欲來』，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響應之速，如影隨形。國與國之間，原具先天性的矛盾，人事日繁，矛盾愈密，解了一個活結，又繫一個死結。我們對於這稍縱即逝的國際形勢，若不緊緊捕捉，牢牢把握，看得真，辨得清，想得透，應得快，那麼中國的命運怎樣？天曉得！日本打了八年勝仗，大陸政策與海洋政策同時並進，當昭和正欣感著威加八荒，鞭撻四海，一個原子彈，把帝國入紘一宇的大夢震醒，揉眼四顧，則百萬大軍，棄兵曳甲，萬里戰線，瓦解土崩，九五之尊，忽淪臣僕，雖抱着明治大帝的靈牌大痛一場，也消不了那幻滅的悲哀。日本如此，其他的國家，何嘗不是榮辱疾於泡影，存亡決於俄頃，人生無殊於朝露，國祚難保於旦暮麼？人類發明科學，本以征服自然；誰想科學發明成功，轉以威脅人類！原子彈在今日，固然是天之驕子；潛水艇，轟炸機在當年，也曾一度被稱爲天之驕子。那麼，明日的科學，誰敢擔保不發明比原子彈殺人更迅速更衆多的利器？它的名稱也許爲電子彈，毀滅的面積也許擴大到直徑二萬英里，被炸後的地土也許六千年內不長生物。人類生命的延續，豈不危乎殆哉！我不敢想下去，可是科學的發展一日千里，所想的絕對會應驗，甚至應驗的程度超出乎想像。於是乎國際負責實際政治的人物比我想的更害怕起來，英美主張保留原子彈的秘

密，蘇聯主張公開原子彈秘密。我們對於這兩項主張如何選擇？保留秘密，固難免有操縱全人類生命的危險；公開秘密，全人類生命更無保障。前者之弊害，能使掌握這秘密的國家，日久流於驕傲，縱性，萬一那執政者是個喜怒不常，病態心理的人，手握生殺人類的大權，一旦神經整扭，開個小小玩笑，立刻便天翻地覆，「宇宙洪荒」。把人類和宇宙的運命，寄託給一個國家，不太危險嗎？後者之弊害，把秘密寄託給一個國家固然危險，把秘密向世界公開，危險性更大。據生物學家的說法：狗的種類，為狼所變，狼性愛爬泥，所以狗性愛爬地毯。人類的祖先，據說是猴子。儘管身穿大禮服，頭戴高帽子，手持士的克，口銜雪茄烟，楚楚然紳士也。他心裏想些甚麼，你知道嗎？各民族文化的水準更是高低不齊，思想信仰尤其混亂。同樣「正義感」這個名詞，在德國和日本的字典裏，可以用來征服世界，在野蠻民族的字典裏，可以用來每年殺個活人去祭神。人類蠻性的遺留，到現世紀還未剷除淨盡，把原子彈的秘密公開於世，何異給孩子們玩弄火把。並且盟國此後將憑甚麼去管制軸心國家？假定德日一樣的懂得運用原子彈，以他們過去亂放毒氣的經驗，尤其日本傳統性復仇主義的強烈，豈非縱虎出關，後患將如何收拾？權其輕重，保守秘密比公開秘密的為害較輕。而美國從過去到現今的政治作風還不算壞，由他們保管秘密是可以的。不過這裏所要特別提出的，保管是一事，使用又是一事。保管權可以交給美國，使用權則最好交給聯合國。為甚麼要這樣劃分呢？上文說過，由一個國家來操縱全人類的生命，究竟是危險不過的事。美國的政治作風現在雖好，能不能長此不變呢？羅馬有光明時代，羅馬也有黑暗時代。管仲有分金貪得的時候，王莽也有謙恭下士的時候，誰能保證一個人永遠這樣？則一個國家當然是更難保證。我們把保管權交給美國，已經十分尊重他們的信用。至於使用權，由聯合國這個機關來負責行使，較為合理。因為這新武器實在太殘忍，太慘酷，在人道主義的立場，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應輕於一試。假定今後又產生一個黷武主義的國家，做了公道正義的叛徒，即使惡貫滿盈，應受懲罰，也必須經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議決，認為非使用原子彈，不足以結束戰爭時，決不輕用。照這辦法，美國雖有

保管權而無使用權；聯合國的使用權，則屬於會員全體。原子彈所發揮的功用便全在保障世界和平了。人類不應當詛咒科學，而應當學習怎樣去駕馭科學！上述辦法，若能付諸實施，蘇俄何必再恐慌美國會下無情的毒手？蘇俄對世界不是沒有貢獻，他們有勇氣把整個國家來做共產主義的試驗品。當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成功後，因實行共產主義，曾經澈底廢除過私有財產制度，要人民憑條向政府去領麵包。莫斯科的人口那時是兩百萬，以五萬人做廚師，每人擔任做四十個人的麵包。麵包裏面泥也有，沙也有；領麵包的人民擁擠得水洩不通，自朝等到晚，還是領不着，空着肚子回去，吵鬧，怨罵。雖然在試驗期間失敗了，不碰壁不會轉彎，後來五年計劃，又五年計劃的成功，却是那時候打下的基礎。沒有走過失敗的路，那裏會模著成功的路？這種笨頭笨腦的嘗試精神，便是對世界的大貢獻，至於煽動世界性的革命，這當然是他們政策的錯誤，但第二國際既經解散，所謂革命不能輸入，亦不能輸出，已表現他們有了粗淺的覺悟。這覺悟必須堅定保持！國共之戰，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蘇俄不要糊裏糊塗的參加，重蹈煽動別國革命之嫌。每個人心上都有一把最公平的天秤，決不會埋沒蘇俄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的功績，只要他們所走的是正路，原子彈更不會無原無故的落在他們頭上。歸結言之：當前蘇俄的咆哮，只有一味乾急，動不起手來；美國手握著必勝的武器，何必先動手；怕只怕因國共戰禍擴大，引起蘇俄的冒失，那就事態越弄越僵。重心既在蘇俄，我們應該發動國際輿論的力量，和美當軸的注視，使蘇俄安靜下來。即使不能小事化無，至低限度要做到大事化小。

怎樣挽救人類的浩劫？要判明事勢，認清關鍵，把握重心，病人的熱度愈高，治療者的態度愈需要冷靜，末後更有一句重要的話；世界事態日趨繁複而嚴重，我們不能把今後人類的運命無條件的交付給國內和國際的幾個領袖，任由他們去支配。這是人民的世紀，人民必須自己起來決定我們的運命！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於昆明。

## 專 著

## 憂戰後新世界

張鳳歧

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已告終。軸心集團先後潰敗投降，民主集團終告最後勝利。戰事爆發之前，歐亞風雲瀰漫。軸心挑戰最猛烈。戰爭既爆發之後，盟國倉卒應戰，處處挨打，隨地招架，處境最艱苦、犧牲最重大，經漫長歲月的聯合奮鬥，集人類過半數的合作努力，卒能顛覆德日，恢復世界和平。

此次盟國獲得勝利的原由，除軍事上執行正確的全球性戰略。工業上物質上具有壓倒的力量外，最不可忽視的因素却有兩個：一是盟國在戰時的團結協作無間始終不渝；二是盟國宣佈作戰目的，鮮明而有力，因盟國的團結無間，故軸心集團的挑撥、離間、分化、個別擊破的手段，無隙可入；因作戰目的底先後宣佈，用是能確保民主的參戰國家底聯合作戰，以及至世界弱小民族，乃至非交戰國的衷心擁護與同情，遂令敵國寡助，大收神經戰、思想戰、政治戰的奇效。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協商國英美法方面於一九一七年成立聯合統帥部，而軍事收指揮統一之功；又因美總統威爾遜宣佈「十四點」，而因盟國德奧匈底心理崩潰，因之促成。歷史往事俱在，可以覆按。此次民主國家自開戰以來協作團結，尤足珍貴。軍事指揮的協作為歐陸英美盟國聯合統帥部，更能發揮有史以來的高度合作效率。其次關於作戰目的底宣示，更能把握時機，抓住時代精神，及歷史使命而達到充分發揮的境界。自英美宣佈大西洋憲章以來，繼之而有二十六國聯合國宣言，莫斯科四國宣言，開羅三強宣言，德黑蘭三強宣言，波茨坦先後二次的三強宣言，終集舊金山，聯合國憲章之大成。華萊斯先生稱這時代為「人民的世紀」；拉斯基教授呼之為「革命的人民時代」，最能寫出第二次大戰的戰時真精神。

戰時為一階段；戰後又為一階段。本文特別注重戰後的世界新局勢。究竟今後的世界，是走向進步健全的「天下一家」的途徑呢？還是打倒了軸心侵略勢力之後，而代之以勝利國的傳統的強權政治，帝國主義，地緣政治，……以演化到全球毀滅。促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呢？這是當前最令人們關懷而焦慮的問題。

第一，勝利的民主國家，在進世界和平的現階段中。是否亦為戰時的協同合作，團結無間呢？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這也是人性之常。依照心理講，人類有自衛本能，戰鬥本能；自然也有犧牲本能合作本能。但人類在遇外侮時，在發揮自衛本能時，最能發揮團結精神，最能捐除成見，暫時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最能避免「小不忍則亂大謀」。因為外力壓迫太大，逼著非團結協作不可，否則定必同歸於盡。我們就此次大戰史實回顧，得知軍事上盟國能協作。盟軍能夠配合蘇軍作戰，在非登陸，不避重大危險；盟國能夠資源合作，如美國租借法担負四百萬萬美元即是一例。盟軍亦能在戰略上配合，例如美空軍協同中國軍隊作戰，而國軍担負大陸牽制日軍作長期戰。又就外交上說，盟軍先後百頭會議，均能力求妥協，大家以對付公敵為唯一職志，不計其他。甚至像波蘭那樣麻煩錯綜的問題，尚能在雅爾塔會議，尋求出妥協方式來。但是到了戰爭已屆勝利前夕，團結便漸漸沖淡了，舊金山會議中英美蘇對阿根廷入會問題，大鬧參商的異見，及至五外長會議，簡直是立場紛歧，不歡而散。同是東歐戰後問題，而對「民主方式」一語，居然有英美式蘇聯式的解釋。為何雅爾太的決議，會獲得妥協呢？因為那是在戰時。為何五外長會議，會不歡而散呢？因為是在勝利之後。同是一個問題，而戰前戰後的異同，有若



此者。又舉一例：當對日作戰時，本年七月間英美蘇舉行波茨坦會議，終獲得對德管制的一致決議。但九月以後，對日管制，便不簡單了。美蘇間對遠東諮詢委員會，便發生了分道揚鑣的行動。諸如上舉例子，可得一結論：戰時盟國以勝利第一為前提，儘能做到力量集中；戰後盟國以本國國策為第一位，只有意志分歧之一途。

第二，盟國在戰後是循著作戰目標，而實際發現呢？還是做著到期延兌的粉飾工作？此不待智者而後知。羅斯福邱吉爾兩元首於一九四一年八月聯合發起大西洋憲章，頗博得全球人士的喝采聲，人們在大戰血泊中，在地下工作室，在淪陷區中，似乎發現了人類正義和平的新曙光。但曾幾何時，英相邱老在議會中宣佈：「鄙人被英王勅命，不是担負英帝國解體使命的」，換言之：印度的獨立不能談；該憲章不適用於歐洲以外。憲章打了折扣。於是人們的心情，寄託在羅斯福偉大神人格上。自羅斯福逝世後，大西洋憲章幾乎被人們忘記了。環繞在我們腦中的是強權政治，是帝國主義，是天皇制度保留，是朝鮮分駐外軍；是英國協助法國射擊西貢的安南民族主義者；是荷蘭軍艦壓爪哇土著民族；是東歐淪陷國的抗德分子，無機會參加本國的民主政府；是南歐的地盤爭執。換言之，整個世界是強權政治在抬頭；是勝利國爭權政治；是各國參謀總長在拚命研討地緣政治，永久維持軍備及維持戰時生活管制，所謂盟國作戰目標，和一串一串的美麗動聽的宣言、決議、都付與「潮流」東流了！正義和平在那里？民主和平世界在那里？我寫到此，內心非常懷念偉大美總統羅斯福。羅斯福已逝世，難道他的「民主世界」的政治哲學，也隨著世界勝利日而消逝了嗎？

第三，戰後的世界，已臨新物理世紀了。而戰後的世界，是否也迎接「革命的人民世紀」呢？這自然科學的新發明——原子核炸彈，與人類精神的復興——「人民世紀」觀念，是不是能協調配合嗎？假使「原子能」能與人類精神力相配合，則世界便漸漸成爲「天下一家」，假使後者追不上前者，則世界終有整個毀滅的一日。我此刻尚不能解答這個問題。

廣島一枚原子彈，雖是結束了日本帝國主義，感謝英美物理學家

歐本海博士，布羅斯士，格羅斯中將，費米教授，但同時，英美的大主教，牧師們，已經感到心理的恐怖，痛思人類大禍臨頭。美國的科學家，在發誓辭云：「今後科學家的研究目的，在利用厚生，而不在殺戮人類」。科學家是覺察原子能給予人類生活革命的巨大影響了。但不知人類精神力，能不能進步到親愛精誠的境地呢？照以往的世界史看；人類精神力，始終跟不上自然力的新發明。新武器決定了戰設勝敗。各國的政府支持者，對新武器的興趣，要比對和平思想的興趣，濃厚而熱烈得多。不信請看杜魯門總統的聲明。他說：「誰能控制科學新發明誰能支配世界命運。幸福得很，原子彈的控制權，現在落在英語民族之手中了！」言外之音，美國元首頗有「威加海內兮歸故鄉」之感！我們想像蘇聯人一定很重視杜總統的聲明，而且蘇聯的科學家必定聚精會神地致力於這新物理世紀的神祕探討了。大膽說一句：蘇聯第四個五年計劃，必定以製造新原子核炸彈為唯一工作。自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假定了「物質變能論」之後，原子核分裂理論，便已成立了。中經英儒羅斯德佛爵士，意人費米教授的鑽研，而精益求精。一九四二年以來美國威頓工廠和墨西哥工廠，完成了原子核炸彈的製造，現在英美加所保持的祕密，不是原子分裂的理論，這是舉世家喻戶曉的了；三國政府所保持的祕密，是高度的技術祕密。自然界只有理論的祕密，不易為人發現；絕對沒有技術上的祕密。技術上的祕密，是可以因他國科學家窮相當歲月的工作被仿製出來的。好奇心也足以促成祕密的再發現，上屆戰爭的新武器之一——坦克，是英國一位上校發明的，但本屆大戰初期運用得最靈活的而且大量使用各型坦克的，却是德國。這便是頂好的證明。萬一今後蘇聯發現了原子核炸彈的祕密，又會使世界演到什麼程度呢？那麼，誰來控制世界呢？

日本吃了廣島一彈之虧，對這件不祥之物，也不會「太上忘情」無所動於心吧！這些問題，自然科學家不能解答，喚總統也不能解答，只有耶穌教士、佛徒、哲學家，大政治家能解答。然而這批人能夠說服他的政府當局嗎？因此，今後的世界大勢，非走向國際合作一條路不可。只有這一條康莊大道，能夠保證人類利用厚生，而不致再見廣島與長崎的災禍，然而眼前的現實，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去。『蘇



子能。是一種有史以來的大災禍，假如列國政府在利用它來執行國策的話。除非科學家建立有的人生觀，把自己的腦筋獨立超然起來，不爲野心的謀謀總長所驅使；除非原子核炸彈能夠與各國的外交政策與國家權益分家，則世界第三次大戰早遲他不能避免。此次大戰的創始這標巨大，誰再願在今生中，再聞火藥味，再體驗放射性的毒素呢？我們知道：英美各民是喜愛和平的民衆，絕對不會輕易再使用

# 土地國有論

王壁岑

第三類原子核炸彈，用降落傘放在他國的領土，這一番我們深信不疑。因爲這一次三國均是被侵略後抗戰而「縮短戰爭、減少人類犧牲」而加工趕造原子核炸彈的。不過這兩類魔鬼似的怪物，既經出來以後，人類精神方面，便添了重大負擔。讓我們對新物理世紀的和平人類們，永遠放棄舊世界裏的那些污濁的觀念與行動——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地緣政治……；永遠爲國際合作，「天下一家」而奮鬥吧！

經過了八年的長期苦戰，幸賴全國民衆——尤其是農民的支持以及同盟各國的有力援助，到現在我們纔算是戰勝了，猶憶遠在對日發動抗戰之初，蔣委員長即曾以「抗建進」的原則，召示國人，然而由於戰時的支出浩大，且在「軍事第一」的大前提下，受了人力財力物力的種種限制，所謂建設一端，始終停滯在「口號」的階段，而所能看到的成效，實在有限得很。吾人嘗謂抗戰不是我們的目的，建設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新中國，才是我們的極終目的。抗戰八年工作固極艱苦，然而建設獨立自由富強康樂的新中國，其工作之艱巨，恐將數倍甚或數十倍於往昔，這是全國上下所應徹底認識的一點。認清了建設新中國才是我們的極終目的，則建設工作雖極艱巨，亦應不畏艱苦努力以赴期底於成，方足以慰八年抗戰期間數千萬將士拋頭顱爲國犧牲者在天之靈，也才不辜負全國民衆出力咬緊牙關忍受一切痛苦的愛國赤誠。反乎此，如果認爲抗戰勝利，就是目的已達，祇是停留在軍事的勝利階段，甚至依仗勝利，而祇謀某黨某派以及某一姓氏某些個人的權勢地位，搶着去收復區佔地盤，購房產，大發其勝利財，陷全國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袖手旁觀，置若罔聞，那就是大大的辜負了全國支持抗戰贏得勝利的軍民，軍民縱係下愚，但在全世界民主浪潮奔騰澎湃的今日，也絕不會再像專制時代的「人爲刀俎我爲

魚肉」俯首貼耳任憑官僚政客宰割了，原子彈的威力，固足以擊敗日本，迫日皇向盟國降旗投降，可是在一國之內，原軍彈的威力，恐將遠不及鋤頭木棒來得偉大，區區黨派武力也就更不足道了。所以有史以來，我們還不曾聽到某一政府或某一黨派圖以武力殺盡全國民衆來統一國家的先例，因爲沒有民衆的國家，也就不成其爲國家，沒有民衆的領袖，也就不成其爲領袖。明乎此，也就不難瞭解當今世界各國民主聲勢之所以能夠奔騰澎湃爲任何武力所不能遏止的原因了。民主是什麼？通俗一點說，就是政府必須能夠代表人民，人民所需要的，政府必須設法使之滿足，食飽衣暖，以及思想言論的自由等，都是人民所需要的最低條件，政府必須普遍謀之，而不能祇謀少數官僚的豐衣足食，使大多數的民衆沒飯吃沒衣穿；祇許少數官僚實行自由，大多數民衆一言一動樣樣都要統治。要知道近代民主政治的趨勢，已由消極的管理統治，進而爲積極的圖謀全民之福利了。

抗戰勝利後，應該着手建設新中國，要建設新中國，就不能無視當今世界的政治主潮，無視了世界政治的主潮，非但新中國永無建成之期，且將爲時代潮流所淹沒，吾人根據世界政治的趨勢，應積極圖謀全民之福利一端言之，新中國的建設應首先側重經濟，以解決全國民衆的衣食住問題，此點中山先生早已明白昭示，即所謂「建設之首

要在民生，民生之基礎為經濟」是也。蔣主席在「中國之命運」中亦明言「五項建設自當同時併進不可缺一，而其重點，則不能不置於經濟」。惟經濟建設，仍屬千頭萬緒，概而言之，實不外土地與資本兩大類，應本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原則，使土地問題能由耕者有其田，更進而為土地國有一掃「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的集中現象，以充分發揮土地應有之生產力，資本問題，亦因政府之合理節制，使生產事業漸趨國營，然後方能使中國成為以農業為基礎高度工業化國家，以免除少數官僚資本家之包辦壟斷，重步資本主義國家之覆轍。筆者深認中國一向以農立國，如果土地問題，不能獲得合理之解決，則所謂新中國之經濟建設勢必一切落空，另一方面根據亞丹斯密在名著「原富」一書中所謂「富國與貧國較，其農與工固皆勝也，而勝之於農者終不若勝之於工作者之無窮」觀之，新中國之經濟建設，必須迎頭趕上，使中國成為高度工業化之國家。土地問題與工業化問題，為今後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兩大重心，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就是土地國有，工業化的極終目的必須達到生產國營，兩者完全獲得合理之解決，再配以政治上之徹底實行民主（因為政治不民主，則所謂土地國有，生產國營，也就變成官僚資產階級兼併，壟斷的工具），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始乃有望，本文限於篇幅，僅論土地國有，至於生產國營問題，當另文論之。

中國是以農為本的國家，因之土地的關係亦至為密切，然而由於土地分配的不均，生產方式的守舊，以至農產品如米麥等，也都不獨自給自足，還須由國外大量輸入，據統計戰前十年之內，每年平均輸入的食糧，在四千萬担以上，約值二億餘萬元，佔入超的半數，如果連同其他衣料等農產物品計算在內，竟約佔全國入口總值之半，這是多末痛心的事情。蔣主席於勝利國慶日以復員建設在農工並重，並應以農業的發展作為工業進步之基礎，昭告全國，顯係有見及此，惟發展農業非由根本問題之土地問題入手不可，徒言發展，恐將無補於實際。吾人認為中國農業衰退之根本病源，在於土地之集中，分配之不公平，此一病根由來已久，故孔子曰：「丘也聞之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黃仲

舒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顏習齋亦謂：「天地田宜天下人共享之，願彼富人之心，即盡萬人之產給於一人，亦所不厭，王通之願人情必不如此」。以上云云，均係針對土地分配之不均而發故自漢朝以來，如黃仲舒所倡之限田制，晉之占田制，魏之均田法，唐之班田制等，對於土地制度，都在用盡心智，希望能夠做到均的地步。中國如是，西歐亦無例外，李特教授曾說：「所有以前的社會主義，都是農地社會主義」，因為十八世紀以來所有歐洲的民主革命實際上都是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對封建領土的革命，例如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就是要取消貴族和僧侶的特權，把土地從公爵伯爵和教會手中奪回來，交給農民去耕種。

土地分配的不均，構成了中國農村衰落生產減退以及整個經濟事業不振的病根，所以今後建設新中國對於土地問題的處理，筆者認為第一步應該先使之均。尤其是經過了這次八年的長期抗戰，由於財政政策資金政策，專賣政策等等的處理欠當，貪官污吏更藉機漁利，助長了富者愈富，使財富集中的趨勢，更加顯著，土地集中的情形也受財富集中的影響而加劇，今後如不積極加以糾正，則富者田連阡陌無力耕耘，貧者雖有過剩之耕耘能力，却均苦於無地可耕，而不得不被迫而走險或流離轉徙乎溝壑，如是則雖發展農業之日號高唱入雲，其欲農村之不衰落，農產之不減退，烏可得乎。亞丹斯密氏曾謂：「國之所病，在多情遊，而情遊之所以多，坐食租衣稅仰子錢之家眾也」（見亞丹斯密著「原富」），所以欲圖國家之富強，亦必須消除坐食租衣稅之土地階級，而使土地之分配趨於平均。

如何使土地之分配達到均，在此筆者願一述三民主義之土地政策，三民主義的土地政策計分三個步驟：第一步是平均地權，其辦法為：（一）按價徵稅，（二）照價收買，（三）增價歸公，第二步為實行耕者有其田，第三步為實行土地國有（見黨義訓練大綱一五三頁），第一第二兩步，都可以說是在求土地分配之平均，因為地權不平均，耕者也就絕對不能有其田，到了耕者能以其田，當然是已經平均地權了。所以筆者認為平均地權就是要使土地之分配達到均，要使土

地的分配達到均，就必須使耕者能夠有其田，問題祇是一個，其關鍵就是如何才能使第一步做到耕者有其田，然後第二步再進而做到土地國有的極終目的。

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筆者認為第一，三民主義的土地政策，所謂按價徵稅，照價收買，增價歸公等，都比較緩和而能適合中國國情，應該切實認真執行，惟此三項辦法，均應以富農為對象，稅應採累進固無待言，即所謂照價收買增價歸公，亦應限於富戶，自耕自用者，當不在收買歸公之例，方可在不影響原有自耕農的原則下，削減大地主的土地，而使土地的分配漸趨於平均。

第二、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後，歐洲努力創設自耕農的國計有十二國之多，就中以拉脫維亞於一九二〇年頒佈的讓產法為最嚴厲，其要點為：（一）土地面積超過五十黑克脫的就由國家把多餘的土地完全收用（二）收用土地所給償金以一九一三年的地價為根據。這較實價為低；（三）若土地曾出租於人，償金即被取消，（四）若地主曾在一九一三年以後將土地一部分出賣，這部分土地的償金要從償金內減去，（五）償金非係領現，而係發給憑券，以後才能取得現款。觀乎是項辦法，即可以明瞭他們是用政府力量把土地從大地主的手裏拿出來，然後再分配給自耕農，以減除土地的集中現象。辦法雖極嚴厲，但較諸共產主義之無代價沒收富農土地，已緩和多矣。中國現在經過了八年的大戰，收復區的土地無疑的也起了極大的變化，趁此機會，應該以政治的力量，不再讓原有的大地主歸併生享清福，食稅衣租，剝削農民，不事生產，而應參酌拉脫維亞的讓產法，訂定辦法，除在某種限度以內自耕之土地外，多餘土地全由國家照戰前地價予以收買，同時限制富有階級在收復區大量購買田產，藉以杜絕兼併奠定耕者有其田的基礎。收復區土地收購辦理已有相當成效之後，然後再之大後方普遍辦理。至於收購以後的土地如何處理，當在下節詳述之。

解決土地問題的初步目的，在求土地分配之平均，使耕者有其田，極終目的，是要把農業生產力設法提高，因之，所謂耕者有其田，也可以分為以下的兩種方式：

一、每個人各有一小塊足夠耕種的土地，這是小業主制的耕者有其田。

其田。

二、許多人共有一大塊土地，各份子既不受外人剝削，亦不互相剝削，這是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

以上兩種方式，雖然都是耕者有其田，可是却有很大的區別，中國古代的井田制，乃是十足的小業主制的耕者有其田，亦即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此種小業主制的耕者有其田，在中國古代行之，容或有百利而無一弊，然就現代眼光觀之，在事實上已經行不通，且其最大缺點，不能運用現代化的機械生產方式，把農業生產力提高。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也就是集體農場，較諸小業主制的耕者有其田，至少有以下的幾個優點：

甲、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可以免去小業主制的動搖性，使土地不致再逐漸集中在少數人之手，而使耕作者失去生活的依據，再由自耕農變為佃農或僱農。

乙、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可以免去經濟上的不利，使經營方式可以合理化，科學化，而把農業生產力提高，免去小業主制因動搖性而起的浪費和損失。

丙、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可以免去道德上的不利，消除個人主義自私自利主義的一切缺點。

根據以上的比較，則我們所應努力創設的耕者有其田，應該是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而不應該是小業主制的耕者有其田，因之國家對於現有的自耕農，應該設法鼓勵其組織集體農場，而以集體力量，使生產方式逐漸走向機械化，以提高農業之生產力，同時政府並應以原來的國有及公有土地，舉辦集體農場，俾收示範作用，兼作走向土地國有的先導。

不過，大生產制的耕者有其田，固可使土地之分配漸趨平均，生產方式亦可由人力生產，逐漸進而為小型機械生產，使農業生產力為之提高，然而科學的進步既是在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則所謂集體農場，終不若國營農場之能夠運用自如，以適應高度之機械化生產，較為經濟而有利，所以解決土地問題之極終目的，應該是土地國有。

使全國土地一律變為大規模之國營農場。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對土地政策之最高理，均集中於土地國有，其原因亦即在此，惟其實施步驟，一則緩和，一則激烈，前者為照價收買，後者為無給沒收而已。

就中國的國情而言，土地國有的最高理想，雖不能一蹴即成，但其進行步驟，在此抗戰結束，着手建國之初，却不能不作精確之研究，茲就筆者管見願作申論如后。

解決土地問題的極終目的，既在求達土地國有，否則國營農場，應該成爲土地國有的最佳經營方式，因之筆者特提供以下的幾點主張：

第一，對收復區以及大後方的大地主，應用政治的力量，採取上戰時東歐中歐各國所推行的政策，例如前節所舉拉脫維亞的贖產法，以直接強迫的方式，大規模的收買回來，組織國營農場，採用機器耕耘、播種、收穫、土地所有權，亦歸由國家保留，一則可爲集體農場的示範，二則奠定土地國有之基礎。

第二，收復區所有漢奸們的土地，應該由政府一律予以沒收，由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權，將來舉凡違法被沒收的土地，亦均歸政府所管，此種土地如果目前政府尚無能力舉辦國營農場，可暫由政府出租於佃農，以爲將來國營農場的準備。

第三，全國各地原來的國有以及公有土地，應由政府積極加以整頓，確定其數量及所有權，一律定爲國有，暫採上項辦法出租於佃農，免爲地方豪紳所把持或吞沒，致轉而用以權壓佃作者。

第四，戰爭既告結束，政府應有計劃的運用軍隊離民從事開墾荒地，所墾荒地，即由政府保留其土地所有權。墾殖方式，亦應採取集體農場的方式，作爲未來舉辦國營農場的準備。

第五，舉辦國營農場之初期，因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可分區舉辦，每區先辦一區，此外對於採用以上四項辦法所得到之國有土地，應儘可能交由耕作者組織集體農場或合作農場，如最近擬試辦之合作

農場，其中有一種，就是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並向國家繳納佈租。此外，如果土地面積零星，不便舉辦集體農場或合作農場者，則可暫時由政府出租於佃農。

以上五端，筆者認爲乃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使由耕者有其田走向土地國有的初步工作，初步工作能做得認真徹底，則各地之國營農場，就可以發生極大的示範作用以及領導作用，因爲國營農場，既可以節省用費，又可以採用大規模之機械從事生產，人力既省，生產力又爲之提高，使農民之收入較諸自耕者倍或數倍之，則以往之終歲勤勞，不獲飽暖者，今則只須較短之工作時間，即可得到豐衣足食，而以其餘時從事娛樂，讀書等精神生活，此種實惠，對於農民之誘導作用極大，將會自動的把私有的土地交由國家，改作國營農場，到了那時候，則所謂土地國有的目的，也就可以完全實現了。

以上所論，雖係筆者管見，但欲建設新中國，解決中國之土地問題，應先實行耕者有其田，再進而實現土地國有之最高理想，幾爲不可更易之原則，本此大原則，如何逐步實施，以及實施之過程步驟等實際問題，均爲全國經濟學者所亟應詳加研究者也，本文之作，祇在提起全國學者對此問題之重視，期收拋磚引玉之效而已。

最後，筆者願再強調指出，一切經濟建設之能否收得理想之效果，均與政治之能否實行真正之民主，有着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土地問題當然更不會例外，因爲政治不民主，人民的力量就不能表現出來，人民的力量不能充分發揮，則貪官污吏即永無肅清之一日，貪官污吏存在一日，就會利用其權勢，曲解法令，或明或暗的去壓迫民衆，剝削民衆雖有良法善政，都會在貪官污吏的手裏變了質，則所謂土地國有，也就會變質成爲「官有」了，其爲害於民者尤劇，所以解決土地問題，爲新中國經濟建設的首要問題，而政治上的實行真民主，則又爲一切建設先決條件，這是應請全國上下澈底認識的；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昆明)

傳記文學

## 唐總裁繼堯別傳

唐復堯

## 前言

最近由於朋友們的鼓勵與希望，使我不能不動起筆來把蘊蓄在心裏若干年的計劃開始寫作起來，在我是一件新的試管也可以說是新的冒險，這計劃的動機始於十數年前，那時父親健在，偶然一天和父親談起傳記文學當時我向父親建議利用公餘的時間寫一篇自傳，父親很高興地接受我的建議，預備動筆，可惜後來因病而止繼之與世長辭。這一篇寶貴的自傳沒有和世人見面是一件非常痛惜的事，從那時起我心裏老想着有機會來完成這一件未經父親完成的工作，但是自傳是決不能由傍人來代寫的，因此猶疑盤旋始終不能提筆，但這一件事却沒有一刻離開我的內心，所以乘着朋友鼓勵我的機會，大膽地提起了我的筆。

然而提筆第一件難事，這篇傳記的內容與題材，將用甚麼方式來寫出，用自敘是絕對不可，用傍敘太不親切，用正傳來敘非我的本意，而且材料發生問題，再三酌量，我決定用散

文體寫，這樣在敘述上比較自由，在材料上比較容易，在趣味上也許更為濃厚，並且可以分開來寫小品文看，也可以綜合起來當傳記文看，也許這不是新的發明，但我覺得這樣寫法也許更能成功。

寫這篇東西的目的，在我看點是要簡單說明的。一、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傳記，往往注重人的外型，如相是畫神相那樣少有生動的人物能在歷史傳記中發現，於是乎使人覺得凡是歷史人物都有一個共同的典型而很少有其特殊的個性，換句話說中國的傳記欠缺生氣，忽視人生，反不如小說傳史之更能傳神，所以我即改易洋風把正史的缺點作一點補救工作。二、大凡一個人的事業往往其起因甚微，但決不是偶然倖致，這力量常常是平時所累積蓄而待機所表現的，所以每個人的日常生活如果不注意了解，對於他的事業自然是不能了解，所謂君子觀人以微，即由小處以看其大處，也是由小處而理解，進而為大處的理解。三、無論大人物或是小人物都必有他的人生，這就是

文學之可貴，因其能把每個人生活流傳到千萬人的心裏，所以我們愛好文學必然重視人生而對於有歷史性的人物的人生更值得我們重視，這就是歷史的價值也就是傳記文學的價值，所以我們不重視人生與歷史則已，如果重視人生與歷史，則當然應該要求真實的歷史與有血肉的人生，這就是傳記文學的價值，也就是歷史的價值，致於教育的意味，我以為還在次一層，換句話說，每個人的生命史都值得寶貴的，只要有人能把他真實地遺留保存下來，則有歷史性的人物的歷史自然更不致外乎此例了。

假使我能把一個有歷史性的人物的生命，從新復活起來，遺留在每個人的心中，就是寫這篇文字的成功，或者是更能由此得到一般愛好歷史人物的人，進一步對他事業與人格的理解，則就是意外之所獲了。

三四、十、廿七、於昆明書室。著者

## 父子初見

確實的時間我已記不清楚，大約是過新年不久，一天下午我的兩位叔父和家裏大小許多人一齊到大街上去看迎春行列，大概在地方上每年這是一件很熱鬧的節會，和新年舞龍一樣罷，街上人羣擁擠得水洩不通之勢，叔父把我高舉在肩土始能看見迎春行列，那是一羣化裝奇異的人物，有的扮八抬轎子中的人如像關雲長包龍圖之類，搖擺着唱着手舞足蹈表演許多滑稽可笑的姿態還有爆竹聲以助興，弄得滿街喧嘩人聲沸騰，阻小的孩子們嚇得抱頭驚哭，這就是中國民間新春快樂的一幅圖畫

。我正在出神看著那一隊行列婉婉的向著城門走去，忽然裏面來了一個人大聲喊著叔父的名字：「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

「這樣我莫名其妙地就被叔父抬著擠出了人羣，心裏真是不高興為甚麼看得正起勁，忽然要走了，一會到了人少的地方叔父才把我從肩上了下來，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父親回來了！趕快回去見他，見了他你要叫一聲爹爹還要叫三個頭！記着不要忘了！」

這實在使我出乎意料之外，因為「爹」，這一個稱呼在我十分陌生，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到日本留學去了，自然沒有半點印象。一去到他的家我已經五歲，在這五年中也許偶然聽見母親提過你的父親怎樣怎樣，但父親的面目一點沒有印象，——那時還很少有照片——

看見叔父嚴肅的表情使我害怕起來，父親究竟是什麼人有這樣的威嚴，因此一去到家以前心裏總是懷疑、陌生、恐懼、不知怎麼地忽然會不願意去看父親，到了門口已經看見家裏許多人圍聚在廳上，我即乘隙溜到后園的倉房裏藏了起來。

不久叔父把我尋着，看我身上弄得滿是灰塵替我拍乾淨，嘴裏說着「你爹爹在問你呢？你為甚麼不去給他叩頭」，一面拖着我到花園裏去，那時我心裏除了陌生恐懼的心理之外甚麼也沒有，到了花園叔父引導着我走到一個人的面前叔父說「叩頭！」我就跪下去叩了三個頭，然後站起來叫了一聲「爹！」那時我開始觀察，這一個陌生的人，我隱約記得他的身材很高大，在我家裏從來沒有比他高的人，穿

着一件藍色的大袍，面上微帶笑容，看了我一看，也記不清他說了些甚麼，他不久就回頭去到家裏的人談話，似乎已忘了我的存在，我看看沒有人注意我，他慢慢地逃了出來，好像一件很重的担子由肩上下放下來似的。

那是我出生五年後第一次看見父親的印象，那時無理解親子之愛是甚麼一回事，只不過如同看見了一個陌生可怕的人，大概經過了幾天之後，這陌生的印象漸漸地消滅，可怕的感情也才陸續的沖淡，因為有時我也會聽見這一往陌生的會說會笑，有時他也會和別的大人一樣和我玩玩，所不同者似乎他比別的大人表情來得嚴肅一些，而我心裏不知怎麼地覺得他象別的大人一樣可以隨便和他說說笑笑地玩耍。

### 英國婦女生活

英新聞處倫敦電云：英國婦女志願隊仍將執行任務，不予解散。英政府作此決議，係承認該隊在戰事危急時所表現之成績。地方當局今後將不再擔任供給當地婦女志願隊之費用，所有經政府各部認可之活動費，均由財政部撥發。按該隊係於一九三八年發起成立。在戰事爆發時隊員近四十萬人。戰事終止時隊員已增至一百萬人。婦女志願隊隊員乃民防部隊之輔助人員，並擔任政府各部之職務，包括健康部，貿易部，糧食部，及供應部在內。此外該隊並替士兵及海員服務，當英國動員婦女之時，軍事較輕之婦女志願隊隊員即奉召服役，或駕駛運軍於空運後輸送食物，每於夜間駛車奔馳於考文特里，北明翰，利物浦等城。彼等常立於兵營酒肆糧倉之後，深夜始得休息。婦女志願隊隊員經營各地美國飲食店，每日發給供養品。在鄉村區域，設法以六便士之點心供給農工。事無巨細，必乘至誠，通力協助。婦女志願隊隊員管理意大利，法國，比利時，及東南亞各地海陸空軍俱樂部不取報酬。婦女志願隊隊員協助編製地方土風類調查，製造有獎券之玩具，替醫院洗衣，為傷兵收集手杖。並製造結果醬出售，或在學校協助廚房工作，伴同學童游戲，減輕教師之任務云。

### 英國自願儲蓄

英新聞處倫敦電云：英國平民之私人收入，每歲總計已達一百億鎊，其中四先令以上者，將每歲抽稅一鎊。此項儲蓄之收入，將全數用於製造武器。此項儲蓄之收入，將全數用於製造武器。此項儲蓄之收入，將全數用於製造武器。



# 聯合國憲章全文 (現代史料)

## 聯合國正式成立

### 美國憲章已成法律

#### 美國務卿稱決致力和平合作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四日電)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今夜簽署美國憲章保存各國批准簽署聯合國憲章文件之議定書，聯合國組織於是正式產生。

(中央社華盛頓二十四日電)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宣佈：聯合國憲章現已成為各國法律之一部。貝氏此語，係於蘇聯將其批准簽署之文件送交美國務卿保存時所發表。蘇聯為此批准簽署之第二十九國，一俟倫敦籌備工作完竣，聯合國首次大會即可於十二月初揭幕。貝爾納斯提出警告，和平不能依賴文件，而須依賴世界人民維持和平之意志。美國必將盡力促進和平與國際間之合作。

(中央社訊)據美新聞處華盛頓二十四日電，聯合國組織因蘇聯政府之批准書已送達美國務卿保存，乃於今日起正式成立。與蘇聯批准書同時送達者有烏克蘭及白俄羅斯兩共和國之批准書。華盛頓取得批准書總數現達二十九國，此乃聯合國組織各簽字國中之必需多數，本日上午波蘭亦送達其批准書。聯合國組織不但應有二十九國之必需多數，且須包括美英中蘇法五大國，除蘇聯外，餘四大國之批准書早經送達美國務卿。

## 美國新聞處電傳正式中文本

(美國新聞處訊)聯合國憲章正式中文本全文，由無線電傳真拍發來渝，美國新聞處已就原文真跡整理完竣，特電發表，全文如下：

## 序文

我聯合國人民，同具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自由條約與國際法及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並為達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全功，爰由我各本國政府經濟集舊金山市之代表，各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本聯合國憲章，並設立國際組織，定名「聯合國憲章」。

## 第一章 宗旨及原則

第一條：聯合國之宗旨為：(一)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二)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三)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際間關於經濟社會文化及人類福利性質之國際問題，且於全體人類之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四)構成一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以達成上述共同目的。

第二條：為求實現第一條所述各宗旨起見，本組織及其會員國，應遵行下列原則：(一)本組織係基於各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二)各會員國應一致善意履行其依本憲章所負之義務，以保證全體會員國由加入本組織而發生之權益。(三)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



其國際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四)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不得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府獨立。(五)各會員國對於聯合國依本憲章規定而採取之行動，應盡力予以協助。聯合國對於任何國家正在採取防止執行行動時，各會員國對該國不得給予協助。(六)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必要範圍內，應保持非聯合國會員國進行上述原則。(七)本憲章不得認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

### 第二章 會員

第三條：凡曾經參加舊金山聯合國組織會議或前曾簽字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聯合國宣言之國家，簽訂本憲章，且依憲章第一百二十條規定而予以批准者，均爲聯合之創始會員國。

第四條：(一)凡共以愛好和平之國家，接受本憲章所載之義務，經本組織認爲確能並願履行該項義務者得爲聯合國會員國；(二)准許上述國家爲聯合國會員國，將由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推薦，以決議行之。

第五條：聯合國會員國業經安全理事會對其採取防止或執行行動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停止其會員權利及特權之行使，此項權利得由安全理事會恢復之。

第六條：聯合國之會員國中，有屢次違反本憲章所載之原則者，大會經安全理事會之建議，得將其由本組織除名。

### 第三章 機關

第七條：(一)茲設聯合國之主要機關如下：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及秘書處。(二)聯合國得依本憲章設立認爲必需之輔助機關。

第八條：聯合國對於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輔助機關在平等條件之下，充任何職務，不得加以限制。

### 第四章 大會組織

第九條：(一)大會以聯合國所有會員國組織之。(二)每一會員國在大會之代表，不得超過五人職權。

第十條：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事項，或關於本憲章所規定任何機關之職權，並除第二條所規定外，得向聯合國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各款問題或事項之建議。

第十一條：(一)大會得考慮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合作之普遍原則，包括軍縮及軍備管制之原則。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該項原則之建議。(二)大會得討論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非聯合國會員國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向大會所提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問題，除第二十二條所規定外，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各項問題之建議，凡對於需要行動之各項問題，應由大會於討論前，或討論提交安全理事會。(三)大會對於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得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四)本條所載之大會權力，並不限制第十條之安屬範圍。

第十二條：(一)當安全理事會對於任何爭端或情勢，正在執行本憲章所授予該會之職務時，大會非經安全理事會請求，對於該項爭端或情勢，不得提出任何建議。(二)秘書長經安全理事會之同意，應於大會每次會議時，將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中關於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通知大會，於安全理事會停止處理該項事件時，亦應立即通知大會，或在大會閉幕期內通知聯合國會員國。

第十三條：(一)大會應發並研究並作成建議，(子)以促進政治之國際合作，並提倡國際法之漸漸發展與編纂。(丑)以促進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及衛生各部門之國際合作，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格及基本自由之實現。(二)大會關於本條第一項(丑)款所列事項之其他責任及職權，於第九章及第十章中規定之。

第十四條：大會對於所有認爲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計其起源如何，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載聯合國之宗

旨及原則而起之情勢，得建議和平調整辦法，但以不違背第十二條之規定為限。

第十五條：(一)大會應接收並審查安全理事會所送之常年及特別報告，該項報告，應載有安全理事會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已決定或採行辦法之陳述(末數字原稿模糊不明)。(二)大會應收受並審查聯合國其他有關所送之報告。

第十六條：大會應執行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所授予關於國際託管制度之職權，包括關於非戰時防區託管協定之。

第十七條：(一)大會應審查本組織之預算，(二)本組織之經費，應由各會員國依大會分派負担，(三)大會應審查考核與第五十七條所指各種專門機關訂定之任何財政及預算辦法，並應審查該項專門機關之行政預算，以使向關係機關提出建議。

### 投票

第十八條：(一)大會之每一會員國，應有一個投票權，(二)大會之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此項問題，應包括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議，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之選舉，經濟社會理事會理事國之選舉，依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實款所規定，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之選舉，對於對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准許，會員國權利及特權之停止，會員國之除外關於施行託管制度之問題。以及預算問題，(三)關於其他問題之決議，包括另有何種事項應以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問題，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過半數決定之。

第十九條：凡拖欠本組織財政款項之會員國，其拖欠數目，如等於或超過前兩年所應繳納之數目時，即喪失其在大會投票權，大會如認拖欠原因確由於該會員國無法控制之情形者，得准許該會員國投票。

### 程序

第二十條：大會每年應舉行常務會議並於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特別會議中秘書長經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會員國過半數之請求召集之。  
第二十一條：大會應自行定其議事規則，大會應選舉每次會議之主席。

第二十二條：大會得設立其應為於行使職務所必需之輔助機關。

## 第五章 安全理事會

### 組織

第二十三條：安全理事會以聯合國十一會員國組織之，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大會應選舉聯合國其他六國會員為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選舉時首宜充分酌酌聯合國各會員國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本組織其餘各宗旨上之貢獻，並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均勻分配。(二)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定為二年，但第一次選舉非常任理事國時，其中三者之任期應為一年，任滿之理事國，不得即行連選，(三)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代表一人。

### 職權

第二十四條：(一)為保證聯合國行動迅速有效起見，各會員國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即係代表各會員國。(二)安全理事會於履行此項職務時，應遵照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為履行此項職務授予安全理事會之特定權力，於本憲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及第十二章內規定之。安全理事會應將常年報告，並於必要時將特別報告提交大會審查。

第二十五條：聯合國會員國同意依憲章之規定，接受並履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

第二十六條：為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維持，以盡量減少世界人力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起見，安全理事會應在第四十七條所指定之軍事參謀團之協助，應負責擬具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以建立軍備管制制度。

### 投票

第二十七條：(一)安全理事會每一理事國，應有一個投票權，(二)安全理事會關於程序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表決之，(三)安全理事會對於其他一切事項之決議，應以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表決之，但對於第六章第三十二條第三項內各事項之決議，爭論當事國不得投票。(未完)

## 迷途

(下)

虞慕陶

學校旅行回來後，我們又都照常上課了。

威先生的事也並不會在我心上留下太深的印象。但一個星期以後，威先生又在一個晚間來看我了。我看他眼框很青，臉上的皺紋也彷彿更多了。坐下來，總不免彼此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但此後却相對沈默了。他低着頭，像在思索什麼，我也感到無話可說，坐了一會，威先生忽然抬起頭來，眼光放射出，真有點逼人：

「威先生，你算不算我的朋友？」

那聲音是顫抖的，這突然的問話深使我吃驚，定了定神，才答道：

「我們自然是很好的朋友。」

「那末，你為什麼明明知道周女士的住處，而不告訴我？」他簡直用一種近乎怨恨的口吻來責問我了：「你只須明白告訴我一聲我就可以得着了，你為什麼不……？」

「但我實在不曉得啊！」我着急的和他爭辯：「連周若化這個名字，也不是你告訴我的嗎？」

「你不要再隱瞞了，你太殘忍了……」

真是「冤枉！」這是從那裏說起呢！我看他今晚上，實在太激動，甚至有些混亂了。他連忙說道：

「你靜一靜吧！你靜一靜就明白了。」

他並不理我的話，却由袋內摸出一封信來交給我：

「無論如何，這封信務必請你轉交給她！」

！

「我實在不曉得她在那裏呀！」

「你曉得的，你曉得的！他大聲說罷。絕不回頭的去。」

以前我總以為威先生是一位安詳平靜的人，那知道那嚴肅的外貌裏面，竟蘊藏着炸彈似的性格，洪水似的情感。他簡直攪亂了我和平的生活，我有點怨他了。他走後，我靜坐了一會，又覺得他今晚實在表現得太異樣了！不知從我這兒出去以後，又可能發生怎樣的事情？這孤獨的人，怕未必會有誰會去慰籍他。這樣想的時候，我忽然又對他深深同情了。

走出寢室外面，月光如水，花影很分明的投在地上，他慢慢地穿過園子，清風帶來，竹葉沙沙作響，引人惹起一種淡淡的感傷。我一直走到威先生的寢室門口，預備進去安慰他一下，但却見他屋內的燈火已熄，只得在他門外踱步徘徊，又復踏着月光歸去。那後面洋樓上射出亮光，映在紅綠窗簾上面，分外好看，上面還隱約的傳下了男女的談笑聲音。

第二早上，我起床不久，威先生又來了，一見面就笑着說：

「昨晚上我對不住威先生，感情激動得太厲害了，就難免會……」

我知道他已恢復了感情的平靜，讓他坐下就說：

「沒關係的，威先生昨天晚上實在太激動了

，其實我怎麼會知道周女士在什麼地方呢？這封信還是交還你帶回去吧！」

他似乎很難為情的收回了那封信，便又感嘆的說道：

「十幾年來就爲着她，使我眠食都弄到不能安寧！」

「其實你也未免太自苦了！我一半安慰，一半規勸的說了下去：「人生是廣大的，戀愛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何必爲了它，把自己弄到這樣子！生活的道路正多，何不換上一條走走？而且周若化也不見得真對你有什麼了不得的感情，就要戀愛，天下的女子極多，何必專爲着一個周若化……」

「這話我不能回意！」他忽又鄭重其事的說道：「戀愛應當是生活中最高的一部份，是應該專一無他的，我心中只有一個周若化，不管她如何，我總得以我的全部生命去愛她的。天下的女子雖多，無奈却只有一個周若化！」

我怕話講多了，又引起他情感的激動，於是勸他節制自己的情感，至於周女士的行蹤，盡人事在探聽，也就是了。最後說：

「既然威先生朋友很少，何不登個報問問看呢？」

他說一方面仍要請我設法代他探問。

這個時期，我正在研究清初的幾位詩人，尤其對納蘭性德發生了興趣，還爲他寫了一篇傳記。威先生見我書案上放着這篇「納蘭性德評傳」，便說他少時也讀過「飲水詞的，而且這幾天心緒很亂，想借這篇文章去活動一下頭

腦，我自然是無有不可的。他含着笑意，離開了我的寢室。

兩天後，此間出的某日報上，果然出現了這樣的一段啓事：

周若化女士鑒：聞君已至此間，頗會現在某某中學教書，尚望移駕一談。或示尊寓住址，當來奉訪。咸錫有啓。

這天黃昏，咸先生又來看我，并約我到園內散步，走着說道：

「大作已經拜讀了，對於容若愛情故事的始末，你算算誇得詳盡了，用這個來解釋他的作品，也是最恰當不過的，真使我感動！你對容若的愛情既然寄與那樣深的同情，可見你對戀愛是了解得很深的，所以我的事……」

我想糟了！他老先生又把這篇文章看正了，我何嘗同情過什麼容若的愛情！只不過站在文學史的立場上，會略作分析而已。這篇短文並不會使他「活動一下頭腦」，反而是在火上澆了油了！前一些時候，有幾個學堂辦了一個小型文藝刊物，要我寫文章，我曾爲他們寫了一段研究魯迅先生「傷逝」的文字，那上面，我倒是發表了一些個人對愛情的看法之類。便勸他不妨找那篇文章看一看一面說：

「魯迅先生在關於愛情的問題上，曾經說過：人生的第一要義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者奮身孤往的。生活是廣大的，也是創造的，我希望咸先生能夠把生活創造得更大，更闊，不要把自己牢固在愛情的小圈子裏

。既然周女士的行蹤不定，而且對於你并不會表示過什麼，站在生活的立場上看，如不能攜手同行，你也只得奮身孤往了吧！」

「不，我不這樣想！」他頑強的反對了我的話：「就站在生活的立場上講，我想愛情總是比较高級的，值得爲他犧牲！我以爲純粹愛情的生活攜手同行是必要的，奮身孤往却不可能！」

能爲着愛情犧牲，這種想法原未可以非，不過在這種時代說出來，多少總有點不大合適，我於是說：

「我從前讀過一首西洋短詩：『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權，兩者皆可拋！』我很希望咸先生玩味這幾句話的意味，在千萬人共同爭取自由而奮身的今天，我們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努力！爲着個人的戀愛，就要輕言犧牲，不僅是小看自己，簡直是逃避責任！咸先生應該正視這個空前的時代，開拓廣闊的生活！」

我說這話的時候，態度和語調都相當嚴肅，相當不容氣的。咸先生默默的聽着，默默的走着，並不表示他的意見，這時夕陽已收斂了它最後的光芒，天上爬出了幾顆早出的星星，走到一株梧桐樹下，咸先生忽然站定了，向我問道：

「這裏的茶館，是那一家比較好些？」這又是一個奇突的問題，使我連心理上的準備也絲毫沒有。「難道他還要請我吃東西嗎？」這樣想着的時候，他答道：「不大清楚，因爲我也不大吃館子。」

「你看希雅樓如何？」

「吃過一兩回，大致還可以……」

「就這樣吧！」他肯定的看着我說：「後天，就是後天，在希雅樓，請你和尊夫人，還有希校長，某三老板也去請一下吧！……我把周女士請來，大家吃一頓飯，我和她便算正式結婚了！」

「怎麼你找到周女士了！」我雖然吃了一驚，又深爲他慶幸。我真問他來找我的時後就應該問問他登報的結果何必還和他發那些「迂腐之論」，這竟成了「廢話」了！但咸先生默然了一會，却答道：

「還沒有，不過我想明天之內，務必要把她找到。否則我太痛苦了，不能工作了啊！我想明天一早，我就向學校支點錢，去定了席，然後一定去找她。」

唉，愛情把一個半老的人弄天真了我於是只得再安慰他，不必那樣性急，慢慢的找好了。

咸先生一定要逼着我去和他找希校長，說希校長最清楚這事，要託他探聽周女士的行蹤所在。我和希公雖然會過幾面，但並不太熟。我們校內的同事李先生是在女中方面兼着鐘點的，我於是只得把這件事託了李先生。李先生對於這事，似乎也很感興趣，聽我把大致情形敘述後，就說：

「想不到這位先生到是這樣鍾情，如果可憐忙，倒不妨和他盡點力的。」這天下午，恰巧李先生就有女中方面的課，說順便就去一問。並約定我在一家小酒館等

他，大約是五時許左右的北景，我獨自一人進了當地有名的一個小酒館，我個臨窗座位，眺望窗外蒼茫的海景，天氣微陰，海光，山色，樹影都罩在一種薄薄的霧下邊，這情景頗似中國的淡墨山水畫，易引人深思遐想。正當我獨自欣賞窗外景色的時候，李先生已匆匆走上樓來，打斷我的亂思，叫夥計擺上酒菜以後，我就忍不住問他道：

「探問出什麼來了嗎？」

「我們喝口酒再談吧！李先生不慌不忙的坐下來，斟滿了酒，喝了一口才說道：『不行，不行！這位戚老先生大約真有點神經病，我去問請校長，人家那裏曉得，還是上兩個星期他去請人家講這通事情，他以為倘若化會到女中去教書。』校長告訴他並沒有這麼一位教員。他不信，一連去了好幾趟，後來簡直認定是校長故意騙住他，這番人家一定得告訴他，弄到老格不認見他的面。他又去請那面的教務主任邵先生……」

「他真爲這種瘋癲弄瘋了……」我實在可憐起這位戚先生來了。

「但他上課一點都不瘋呀！而且又是教的數學……」李先生夾起一片雞雜往嘴裏塞去，一而接着說道：「校長這得同情他哩！說他大約是受的刺激太大了，想過兩天找一位教師和他談談，或者宗教會沖淡他這一方面的感情。」

幾天以後，戚先生忽又跑來找我，這回是興緻非常好，瘦臉上泛着一絲得意的笑容。說周女士的行蹤已有線索了！

「因爲校長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吳牧師，絕無疑問，一定是這位吳牧師知道周女士在那裏了！他會告訴我的！」

我見他這樣得意洋洋的時候，實在不忍心在他的興頭上澆一瓢冷水。「讓他去自投陶醉一下吧！」這樣想着，便只好和他敷衍一陣。

在一個宴會中，我又有機會和李先生同席，彼此又談到戚先生的事，在座的一位社會學者聽到了這件事便很不以爲然的說：

「不行的，宗教那裏能解決戀愛問題！戚先生的這種病態，據我看，就在於過去死抱死書本，而且是死抱着自然科學方面的書本，對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一無所知。於是而忘記了社會，忘記了事實，先把自己封閉在苦悶裏，然後自己再造一種在幻夢中的生活，去調醉，去感傷，在幻想中哀樂，在幻想中毀滅！」

「不過也真太可憐了，」另一位在座的朋友插嘴道，這是我們的校醫，他喝了口酒後，又接着道：「在病理學上，這種病近於一種局部的精神病，可以用醫學方法治療的。」

「怎樣治療法呢？」

「那方法首先便使他絕望，讓他在這一方面雖然暫時感到悲傷，但已無法再執着糾纏下去。譬如現在我可以和一家醫院商量一方面示意給他，讓他到這家醫院去探聽周女士是否在此地生病了，住了醫院，然後由院方扯一個謊，就和他說周女士確已入院，而且已經死了。這不就斷了他的念頭！然後再別別的辦法去安慰他鼓勵他……」

「這法子很好啊！」李先生首先叫了起來：「你何不試試看看呢！」

接着是大家都笑了起來。當地的氣候異常寒冷，才到初冬，就輕輕的揚着雪花了。對面山頂積起了皚皚的白雪，園中除了這刺得透枝梅花而外，只有一些禿樹的支樞，直又着低沉陰暗的天空。每到夜來，烈風如吼，寒氣逼人。孩子很早就入了夢鄉，我如妻在室內擁爐消寒，預備着明日的功課。忽然外面有人在輕輕扣門。

「這樣寒冷的深夜，還會有人在找我嗎？一妻望着我說。

我放下書本，過去把門開了，一陣冷風撲來，見戚先生憤然立在雪地裏。我忙讓他進來，在爐邊坐下，我見他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袍，頸項上圍着一條灰色的毛巾，臉色簡直成了死灰，一雙眼珠陷得極小，眼光也成爲呆滯無神的了。我知道一定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以為你睡了哩！」他幽幽的說「今天我得了一個最壞的消息！」說着他自懷中掏出一張字紙遞給我，原來是此地的一家醫院的診病單，在病人姓名項下，寫着「周若化」三個字，以下使用英文寫着這是一箇傷寒病人，入院後病況及服藥情形之類，最後在附註項下註着：「這箇病人已於某月某日不治逝世了，其屍體已由她同來的友人設法運回云云。我一看便知道是什麼回事，但我不能拆穿這幕活劇，只得安慰他道：

「你要探聽的是「周若化」這死去的人是「周若化」顯然不是一箇人，即使果真是她，也只好……」

「但願得不是她就好了！」他接着說，臉上露出一種空漠的表情：「我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簡直像觸了電的，週身都感到麻木。一口氣跑出城外，就想投海自殺，但回頭一想，萬一死的不是周若化，怎麼辦呢？又想到我那衰老的娘，她真是一位賢母，最近還寫信來叫我回去……我坐在海邊的沙灘上，任雪風向我撲來，如雪花沾溼我的頭髮和衣服

。我想到了許多問題，我想如果死的真是周若化，我只有一頭跳下海去，讓我無罪的靈魂到天國裏去陪伴他。但我只希望不要是她約！絕望和希望像兩條蛇似的在我的心上交戰，他們噙着我靈魂的深處，讓我自己煎熬，自己拷問，我走到了生和死的邊緣上，但我無法抉擇，一直坐到此刻，我的手脚都凍得發疼了，始終不能夠下最後的決心……只得又走了回來。」

我見他弄到這般光景，怕他真個會自殺了，只得一方面找話安慰他，一方面在中心着實有些抱怨這種治療方法的笨拙。這晚上，戚先生一直坐到深夜，情感才慢慢地平解下去，他走後，妻說：

「如果談戀愛都像他這樣，那麼世界上還是沒有愛情這東西的好！」

我說：「戀愛本是人生中最頂頂的事情，不是鬧着玩的！不過爲了戀愛，就把整個世界忘記，那是走入迷途了！」

這不到新年，戚先生的事實弄到全校甚至全縣皆道了，原因是除了上課以外，他常常跑去找其他同事或者學生探詢周若化究竟在什麼地方，問他們是否知道，乃至跑到各個機關各條街巷遍處去問，於是，件事就傳得奇似作爲爲許多人談話的資料了。此時戰事的形勢又似乎嚴重了一度，一部份有頭腦的同學對他的事都不大表同情，以爲在這種血腥的時代，不適合再做這種桃色的迷夢了。有幾個促狹的學生，便常常找機會和他惡作劇，往往指使他到很遠的地方去找周若化，看他醜態勃勃的跑去，又垂頭喪氣的歸來。

爲着這一點公事，清遠見由昆明來此地了。他鄉遇故，少不和我說說幾天，我最欣賞的是此地的海景。這天大風放晴，我便約清遠同到海邊走走，我們穿過一片漠漠的柳林，找到一塊乾淨石頭坐下，看對面萬傾的烟波，陽

光照射，水波晶然如銀鱗，一隻隻海鷗掠過水面，遙遠處，水天相接，點點白帆悠然去來，我不禁叫道：

我羨慕海鷗飛翔之自由。

我羨慕片帆去來之悠悠。

我羨慕盈盈的海水。

默默地。

向那——

更遙遠處。

更深遠處，

不住的流

不住的流

不住的流啊！

「怎麼近來常常做詩嗎？」是清遠打斷了我的狂呼，於是我們又從詩談到人生，談到戀愛，我使把戚先生的事也和他說了。

「周若化嗎？清遠說：『這個人我倒知道的，曾在昆明某大教過書，我還聽過他的課的，但年紀不小了啊！』」

「她現在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聽說已到美國研究去了。她怎麼會來到這種地方又怎麼會愛上戚某人？豈不笑話！」

晚上回來我忙找到戚先生，告訴她周女士根本不在這個縣城，而且分析他兩人地位的懸隔，勸他乾脆死心……

「不，不！他乾瘦的臉上露出頑強的表

情：『愛情是超然的，絕無地位階層的限制；……周女士也必然在這個縣城內，因爲我在昆明到某大跑了許多趟，都找不到她。後來某大的先生們都和我說，她已離開昆明，到這裏休養來了。他們不會騙我的。而且周女士絕不會捨我而到美國去！』

「但某大的那些先生們，也許是愛周女士的囑託而騙你的。因爲她對你既可能毫無意思，而你又一天跑去找她，她不勝其麻煩，乾脆叫人告訴你，說她已離開昆明了。也是情理中

事。在現在什麼都有着階級意味的社會裏，愛情能例外……」

戚先生緊鎖着雙眉，只不住的搖頭，實在沒有法子，我的話也只得住下說了。

學期終了時，本校的校長調走了。我和李先生也都準備離開此地。新任校長來後，戚先生繼續呆下去的可能很少的。這一天在教員休息室裏，碰見了他，我便問道：

「怎麼樣，戚先生準備回昆明嗎？」

「周女士沒找到啊？」他搖了搖頭，一臉苦笑：「而且我現在身邊只有六百塊錢，連路費都不夠。」

這天晚飯時候，我和李先生使都主張校長設法送一點錢給戚先生的旅費，但校長不肯，說是：「這種人死了都是活該！我有錢也不送他！」

飯後，李先生和我都憤憤，李先生說：「既然戚先生無錢回去，校長又不肯幫忙，我們處在同事的立場上，送他一點錢，也是應該的。」

我自然可以同意，便由李先生去找了幾位較熟的同事，大家湊足幾千塊錢，叫一個校工送了去，還附上一封懇切的信，勸他收下。

但當我正在菜燈下看着書報的時候，戚先生又來相訪了，見面就說：

「戚先生，你們送錢給我，是什麼意思？」

「因爲聽說你連旅費都成問題，站在朋友的情誼上，所以……」

「不成，他嚴重的說：『我不能接受這種沒有名目的饋送！你們的生活也和我差不多』」

說着，他把一包票子攤在書案上，還自去了。

我只得又去找李先生，請他分別的交還各人的錢。李先生慨嘆的說：

「想不到他倒這般孤介，這個人可惜就給愛情毀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我聽了！

(完)



# 聚興誠銀行

民國二十二年創立

承做上海匯款

及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昆明分行 南屏街

昆明儲蓄部 正義路

電話 二一三一號 二一四五號 接轉各部

## 財政經濟月刊

第七期目錄

論 救濟農村衰落應取之途徑 陳青田  
雲南森林建設展望 郝景盛  
中國怎樣工業化？ 美國戰後國際金融政策 美國貿易公會海訂之國際貿易章程  
雲南省財政廳卅四年度一至六月份工作報告  
騰龍收復後之財政經濟諸問題 胡逢辰  
財政經濟學說  
(一) 限制銀行莊承做保證業務 (二) 加強管制銀行財  
部派員監理 (三) 國外現款購料由中儲局辦理 (四)  
僑用機關 (五) 陸軍部已宣佈停止  
通融債券 (六) 交通部局調整戰時交  
通機構  
法令規章  
一、改定雲南各縣市區局公有款產管理委員會組織規  
程。二、修訂雲南各縣市區局公有款產管理委員會細則。三、  
外匯辦法。四、支辦法。五、支辦法。六、支辦法。七、支辦法。  
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代售處：各大書局

# 建國導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發行者 建國導報社

昆明市華山東路六十三號

印刷者 建興印刷局

昆明市西郊瓦倉莊十三號

半月刊每冊實售國幣壹百元

# 川鹽銀行

承做上海匯款

▲交款迅速▼

▲滙費低廉▼

行址南屏街

電話二四二一



本行已呈請主管機關登記

扶助生產！發展實業！

# 昆明長江實業銀行

資本叁千萬元

財政部核准註冊新銀字第九〇二號營業執照

竭誠為社會服務！盡力謀顧客便利！

業務部	總行	儲蓄部
<p>存款 利息優厚 匯兌 迅速穩妥 竭誠為</p> <p>放款 低利貸借 貼現 便利週轉 社會服務</p> <p>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盡力謀顧客便利</p>	<p>電話：二一四七</p> <p>地址：昆明市護國路三十八號</p> <p>電報掛號：六〇九〇</p>	<p>活期儲蓄存款 小支觀</p> <p>通知儲蓄存款 支取方便厚</p> <p>存本取息儲蓄存款 按本取息 動</p> <p>本穩利厚 存取便利 備有章程 承索即奉</p>
	分行	
	<p>重慶分行 第一橫街市場</p> <p>成都分行 暑襪北三街四九號</p> <p>內江分行 中正路</p> <p>瀘州分行 益民路二五號</p> <p>瀘州分行 姜巷子二號</p>	